



元首传



欧洲卷②

刘宝恒 ● 编著

本书讲述了各国元首们的传奇经历，他们的童年、成长经历、情感生活、社会活动、执政历程，读者可以尽情地一睹他们的风采，窥探他们神秘的心灵，了解他们或手执正义之剑、光明磊落，或依赖欺骗，或运用狡猾，或乞灵暴力，或利用民众、玩弄民众于股掌之中的种种手段。

The State
Head
Passes
On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元首传



欧洲卷②

刘宝恒 ● 编著

*The State
of Head*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卷/刘宝恒 编著; 一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4. 3

ISBN 7-5601-2847-5

I. 欧… II. 刘… III. 元首传 IV. T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2416 号

欧洲卷 2

责任编辑: 梅亦霖

作 者: 刘宝恒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8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1-2847-5

定 价: (全十册) 298.00 元 本册定价: 29.80 元

目 录

欧洲卷(2)

克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	1
埃利希·昂纳克(前东德)	31
赫尔穆特·科尔(德国)	60
阿道夫·希特勒(德国)	92
本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	129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奥地利)	168
约翰·保罗二世(梵蒂冈)	185
奥洛夫·帕尔梅(瑞典)	201

克弗朗索瓦·密特朗

(法 国)



克弗朗索瓦·密特朗，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唯一一位左翼总统，也是法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总统，他曾先后同戴高乐、德斯坦和希拉克等三位不同时期的总统在大选中对决。

密特朗是一个忧郁而能合群、天真而会算计、诚恳而又自制、多种性格集于一身的人。与众不同，他性格比一般人更加充满矛盾，对于概括这个矛盾重重的人，如果给他用一个形容词却忘了给他立即加上一个反义词，那就会歪曲密特朗。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又是主张结盟者，既是政治艺术家，又是管理者，因而他是一位像七巧板那样错综复杂的人物。

“无论是哲学、宗教、国家、金钱、资本，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完全超脱的力量。如果我的一生中有什么引以自豪的地方，这就是我引以自豪的地方。”

——弗朗索瓦·密特朗

圣经哺育的童年

1916年10月26日,弗朗索瓦·莫里斯·阿德里昂·玛丽·密特朗诞生于雅而纳克的阿贝尔——居伊大街22号家宅。他同哈罗德·威尔逊以及爱德华·希思都是同年。

雅而纳克,是个只有5000人口的小镇,位于法国西南部离科尼亚克不远处一个地方。这个地区远离巴黎,中产阶级都信奉天主教,生活平静。密特朗一生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曾反复提到法国乡村,他总是到第戎以西自己的选区去度周末,他的消夏别墅则位于波尔多以南的大西洋岸边的朗德省。自1945年以来,密特朗就是一位巴黎的职业政治家。尽管如此,他对树木、灌木和飞鸟的名称都很熟悉,仿佛从来不曾离开乡村。雅而纳克,作为16世纪以安茹公爵为首的天主教军队击败以孔代亲王为首的新教军队而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场,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享有昙花一现的名声。此后,雅而纳克从未遇到战乱。

密特朗出身于一个优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原籍是某些农民和小贵族杂居的贝里。密特朗一家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那种资产者,而是祖上有人在中世纪当过布尔律行政官吏的、生活清苦和办事审慎的天主教徒,是一些不会惹是生非,喜欢读书、不搞政治和儿孙满堂的外省人。他们不愿离开故土。

“密特朗”这个姓氏来自贝里,因而带有乡上的芬芳。有人认为,其含义是谷物“计量员”,从前集市上的一种行当。有人认为,这是指属于中产阶级的男人。还有人认为,该词意味着“土地中间”。所有这些解释都无关紧要,不管作出何种解释,密特朗这个姓氏都会使人想到广阔的天地,它散发着草地的芳香,它适用于纯

朴和谨慎的密特朗一家。

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足以预示这位雅而纳克人的命运竟然有朝一日变成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他本来可以像他的祖先一样,像他的父母一样,在法兰西这声块温和的、天主教盛行的、静谧的大地上默默无闻的生活,然而他的命运却不是如此。随着密特朗塑造其个性的过程。他似乎逐渐地离开了故土。

密特朗共有 8 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是在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中长大的。密特朗对童年生活满怀愉快的记忆。

密特朗的母亲伊冯娜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一个厚眼睑和厚嘴唇的女人,是一个严格服从生活需要,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天主教徒。首先是早晨 6 点起床,然后做弥撒,接着干家务和为“穷人”操劳。此后再一手拿念珠祷告几段,静思片刻,读书。就这样一天一晃而过了。伊冯娜并不总是有喘息的时间。但生活毕竟不是一种娱乐,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她结婚时,家庭医生就劝说过她:“您有心脏病,要避免多生育子女,否则,您就不堪重负。”继弗朗索瓦之后,她又生了三个孩子,1936 年,她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享年 50 岁。

伊冯娜·密特朗既不粗暴,也不专制,她从来不强迫家里人跟自己学。她虽然很虔诚,但并不向孩子们强行灌输天主教教义。天主教是她自己的信仰,至于孩子们,她往往提出建议,让孩子们自己去决定。毫无疑问,她对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毕竟留下了某些烙印。例如,密特朗爱好文学,无疑是受母亲的影响。她长期订报,而且,无论是古典著作,还是浪漫主义作品,她都读得很多。晚上,她在煤油灯下读巴尔扎克、拉马丁和巴雷斯的作品。

她对塑造密特朗的性格作出过贡献。不过,她的贡献无疑不如做父亲的多。约瑟大·密特朗,这个目光神秘、胡须浓密、外表

严肃的人离乡背景,长期在外谋生。先是在巴黎——奥尔良铁路局工作,由于工作出色,最后当上了昂克莱姆车站站长。

约瑟夫·密特朗每次回家度假,同家人团聚时,孩子们却无法同他接近。这个愤世嫉俗的人最喜欢孤独,他总是沉思着,长时间的散步。他的儿子认从父亲生活在当时很自然的笼罩着该省的天主教会的右翼气氛之中,但又对“右翼的傲岸和不公正”深为反感,因而深陷矛盾中而不能自拔。很久以后,密特朗曾说道:

“我父亲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最后时日,他对那种标志着时代末日的过时作法和拘泥于形式的习气敢怒而下敢言。”

从政治上看,从思识上看,约瑟夫都不是保守派,当然,他崇尚上帝和秩序:这是家庭的传统。可是,如果约瑟大夫去搞政治,那他无疑会站在天主教民主党的先进派别一边。晚上,在饭桌上,他常常激烈反对不久以后所谓“二百个家族”。

约瑟夫同他的妻子一样爱好文学,博览群书。晚年时,他把自己的想法记在一些学生练习本上,并且把他的这些本子堆在一个大柜子上,一天房间着火,大柜子和练习本被付之一炬。数周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就是在这样一种大主教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因此,对于现在从他身上重新看到的,当年哺育他成长的那种成年人的三大神学道德,我们并不感到惊奇。清一色的家庭环境必定会对他产生影响:无疑,他从这些岁月里保留了自己对孤独的癖好,对诗歌的禀赋,对绝对的嗜好。所有这些都使密特朗变成了除戴高乐以外最不可捉摸、最神秘的政治家。

少年的弗朗索瓦,像所有腼腆的人那样,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9岁时,他开始就读于古莱姆教区神甫兴办的寄宿学校。在这里,必须服务于上帝和祖国。作息制度严格:每天早晨6时15分起床……管理学校的教区神甫们不把作息制度当做儿戏。但小

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以迫害自己的教民为乐。密特朗说：

“他们有原则，但他们却不添枝加叶。他们是身体结实的农民。他们不想向我们灌输现成的观点，而是喜欢叫我们自己去寻求其理。”

密特朗求学时期经常患病，一次因腹膜炎发作而长期卧床休养。由于童年的多病，他养成了爱读书的癖好。在他家里，他会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他阅读哲学、法国文学名著和当时备受欢迎的年轻小说家亨利·德·蒙特朗的作品。他过去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晚上床之前的做晚祷。他在少年时曾一度想当神甫。他的学习成绩优秀，特别是法语、拉丁语和哲学。密特朗轻视经济学的技术细节问题，这么说不能算不公平，在1974年，曾为此付出代价，在总统竞选时，当时的对手前财政部长德斯坦就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击败了密特朗。其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把德斯坦看作是一个经济技术专家，当他们两人在进行电视辩论时，德斯坦对统计数字和经济概念的掌握似乎压倒了显然对经济学的一套不能应付自如的密特朗。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政治领域和掌握经济学的必要性与当时的密特朗部是格格不入的。他成绩单上的评语很出色。称他聪明好学，只有一位老师抱怨有时他的论文写得不够清楚。

少年时代的密特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意志坚强。密特朗的姐姐，热纳昂埃夫人是这样概括的：

“他是一个顽强的人。”

小弗朗索瓦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甚至是固执己见的男孩。这方面的例子不可胜数，10岁那年，他反抗过他那过分严厉的祖母。每当她用一小块面包打发他上床睡觉时，他总是过几分钟又回来。这个不温顺的孩子总是拒绝祖母的惩罚，更有甚者，有人说他能毫不动弹地忍受着肉体痛苦：在他腹膜炎发作时，卧床数月，人们从

未听说过他呻吟。简言之，他已经有毅力了——即顽强人的一个小侧面。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双亲对天主教的虔诚，给他留下某些经久不灭的痕迹。当他的父亲担任卢尔德镇的担架员和夏朗德私立学校董事长时；当他走出雅而纳克市镇学校，被信仰天主教的小伙伴们追赶着，当作“救国帽的教士”时；最后，当他 14 岁时，还想获得“天赋”，甚至还想考进神学院时，弗朗索瓦的脑海里就很难不萦回着上帝，甚至稍微不萦回一点也很难做到。

弗朗索瓦·密特朗本来可以保持这种状态不变。然而，事实确非如此。1937 年，在他 21 岁时，也就是说，到了几乎可以自己决定人生选择的年龄时，他甚至还是圣樊尚——德保罗会议天主教活动分子之一。他在一家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毫不犹豫的赞扬圣攀尚——德保罗会议，说它“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他在文中写道：

“假如我以法利赛人的身份对你们说话！那我就会叙述我们的功绩，我们的壮举，我们的成就。假如我以贪婪的生意人的身份对你们说话，那我就会谈论我的缺点，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疏忽。不过，贪婪的生意人会有过错。那个读过《福音》的贪婪生意人，肯定是难于跪在那里祈祷的。”接着，这位少年教徒在谈到“那些为了换取我们的微薄的礼物，对我们描绘其贫穷生活情景的人”时写道：“我们大家都来救济他们，而且我们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每周作出来崇高牺牲的感觉，但他们却告诉我们，这种牺牲仅仅是忏悔的反义词。”

当年，密特朗每晚临睡前都要祈祷。而今呢？他同宗教保持着距离。当有人问他是否仍然信仰上帝时，他说：

“我在童年时代信仰过上帝，现在，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应当承认，由于缺乏对世界的解释，我倾向于当一名自然神论者。我不

是那种把一切都归于偶然和必然的人。恰恰相反,我倾向于认为,在大千世界后面有一种启示。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的头脑不够科学,也许是因为天主教教义塑造了我的整个童年。”

“稳定部长”

1938年,密特朗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被编入驻守伊夫里防线的第二十三殖民步兵团。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十三殖民步兵团被派往马其诺防线。行军途中,密特朗被晋升为中士。

战争岁月,对于密特朗来说还是起了最具决定性的作用。他原是一个腼腆的天主教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战争的锻炼,他才成为一名杰出的组织家和公认的领导人物;正是在战争岁月,密特朗培养了依靠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的能力,并且养成了一种对责任和权威的爱好,而为了作出足以影响他人的重大决定并且将之付诸实行,这种责任感和权威感是不可或缺的。还是在战争岁月,密特朗曾经身负重伤,但幸免于死,曾三次逃离德国战俘营,为了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一直往返于伦敦、北非和法国之间,终于成为一名重要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也正是由于战争岁月的洗礼,为他以后投身于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30岁的密特朗出任退伍军人部长,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部长。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经常发生政治危机,政府更迭频繁,从1946年底到1958年9月的近12年间,共有22届政府,而密特朗在其中的11届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先后担任过退伍军人部长、新闻国务秘书、海外领地部长、驻欧洲理事会部长级代表、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等职,被称为第四共和国时期不

稳定政府中的“稳定部长”。

在第四共和国首届政府里，密特朗出任退伍军人部长，1947年1月他到退伍军人部上任时，正值法国总工会发起罢工浪潮，该部正被共产党人占领，罢工纠察队只允许他和他的主任乔治·博尚进入。面对这一情况，密特朗首先召见了总工会负责人齐尔贝芒，要求他下令停止罢工，但未能奏效。

上任后不久，密特朗让博尚发表了由他签署的一份公报，宣布立即解除罢工者在各个部门的领导职务，由各战俘协会负责人接替。这一行动引起了罢工工人的义愤，齐尔贝芒也率领了一个代表团来到部长办公室，一进屋就怒不可遏地对密特朗说：“你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十足的威胁，我们绝不答应。”密特朗答道：“告诉你，不许你用这样的口气讲话，好吧！谈话到此结束，请便吧！”齐尔贝芒感到遇上了一位难以对付的部长。最后，他只好接受部长提出的条件，即如果在24小时内复工，可以把撤职一事推迟、就这样，这场罢工风波被密特朗压下去了。一周后，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登出文章，指责密特朗“采取了其前任想用而没有用的办法，即解雇”。

1947年5月，在政府中所有共产党人被解职，他们离开政府后，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罢工，使政府官员一筹莫展，这威胁着政府的生存，终于使执政下到一年的首届政府垮台了。接任总理的是人民共和党的罗贝尔·舒曼，密特朗则仍担任退伍军人部长。

1948年7月。舒曼总理让位于激进党的安德烈·马里，密特朗改任新闻部长。在新闻部里，共产党势力很强，因此他面临的又是一个棘手的任务。上台后，他首先控制新闻发布工作，提出了一系列严格控制新闻报道的措施。同时阻止共产党想利用电台的尝试，而引起争议最多的是他取消厂“议会记者论坛”这一广播节目。

密特朗在任新闻部长时期,也是他受到攻击最多的时期之一。他每次在议会露面,总要引起一番争议或抗议。在一次议会讨论广播事业预算时,共产党议员首先对密特朗的新闻部进行了评击。会议一开始,一位塞纳省的议员说:“很明显,政府对新闻的检查。已使人非常厌恶……现在,所有不善于献媚取宠的编辑和记者都被无端地解雇,人们稍有一点过失就会受到处理。”尼斯省共产党议员也提出了批评,说:“有人以为法国人自己没有健壮的肺腑,来吸收未经过滤的真理的气息,他们把十家报纸的言论变成独家言论向法国人灌输,这简直成了独家报道。”此外,还谴责了广播电台的“绝对而又激烈反共的倾向”。

密特朗直言不讳地答道:“确实如此,只要有可能,我绝不让电视台播发共产党的宣传。”

1949年10月,政府又更选,密特朗由于对新总理皮杜尔一直存有反感。因而,首次一反常规,拒绝接受部长职务。

1950年7月,法国政府再次更选,勒内·普利文出任新总理,密特朗被任命为海外领地部长,由他主管海外殖民地,密特朗在第四共和国期间的部长生涯大部分消磨于处理殖民地事务上。

密特朗认为,民族主义的烈焰已在非洲蔓延,在议会中非洲民主联盟的影响也在扩大,再实行“大棒政策”,只能导致灾难,密特朗在征得普利文的同意后,决定通过与非洲民主联盟领导人进行谈判的途径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于是,他马上设法通知他们到巴黎来,还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时这个联盟的代表人物有迪奥里·阿马尼、莫迪博·凯塔、莱昂·门巴等。

在巴黎,密特朗与他们进行了坦率与恳切的谈话,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非洲民主联盟顺从法国,今后可公开活动,此后,非洲民主联盟的成员便从丛林中走出来,结束了地下斗争的状态。

不久,密特朗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但遭到殖民当局的反对,在

上次谈判之后，曾获准派一些持有通行证的特使到非洲各地与殖民当局谈判，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还经常遭到逮捕，每次都得由海外领地部长出面干涉，才能获释。

一次，密特朗参加了象牙海岸的议会，会上殖民当局的代表对他大声吼道：“你正把非洲徒手给黑人，除黑人共产党外，就数你的政策最反法国了，你出卖了我们。”密特朗还听到殖民统治者对非洲民主联盟领导人之一，后来的乍得总统利塞特说：“只要你的部长离职后，我就把你一脚踢开。”事后，密特朗连续调离了几名驻海外领地的总督。

从此，这位态度强硬的海外领地部长受到了非洲民主联盟的信赖，但却遭到了法国某些政界人士的非难。激进党、人民共和党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部分议员联盟致电奥里奥尔总统，要求解除“把黑非洲拱手交给‘国际共产主义’的部长——密特朗的职务”。其实，密特朗的这些做法，总统是知道的，但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密特朗被迫辞去了部长职务。

密特朗辞职后，逐渐向“中间偏左”的孟戴斯·弗朗斯靠拢，后来成为他的智囊人物。密特朗对他颇为推崇，认为他敢于“跳出老框框”、“具有新思想”。在政治上，两个人的见解颇为相似。孟戴斯·弗朗斯对他也颇为器重，1954年夏天，他同意密特朗出任掌握实权的内政部长。密特朗之所以挑选内政部，是因为掌管内政部，一可控制国家命脉，二可严密注视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形势。

在阿尔及利亚，虚伪的选举，穆斯林议员的被排挤，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不断遭到逮捕，审讯和侮辱，都说明了法国历届政府对非洲人侈谈的“平等”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要取得独立解放只有通过武装斗争。一场革命风暴已开始酝酿。到密特朗上任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密特朗上任后,他首先是想方设法取得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信任。然后通过谈判起用当地领袖来治理阿尔及利亚,但是阿尔及利亚的多数领导人已被逮捕、流放、转入地下或者受到其他磨难,这种状况严重的阻碍了政府与民族主义者的对话,他本可以直接从丛林中或监狱里把有关人物放出来,但为避免法国议会中议员的反对,他一方面极力向穆斯林解释他的政策是以改革现状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殖民统治者面前提出维护其利益的保证措施。

1954年10月,密特朗正式访问阿尔及利亚,并在当地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采取的就是这种两面的手法。这次讲话受全到了穆斯林议员和法国殖民统治的赞赏,尽管如此,但它阻止不了阿尔及利亚革命风暴的到来。

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在奥雷斯山区举行武装起义,在其它一些省也组织了暴动,民族解放阵线公开亮出旗帜,向法国殖民者宣战。密特朗的回答是派几千名军队去阿尔及利亚,进行武力镇压。

1955年初,密特朗决定为军事行动进行粉饰,提出了一项旨在增加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权利的改革计划,并在内阁会议上通过。这个计划主要提到:给予一些妇女以选举权,进行农业方面的改革,把一些大地主没有开垦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阿尔及利亚人可以在地方行政单位担任职务等。

改革方案通过后,在法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导致了孟德斯·弗朗斯政府被推翻。密特朗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1954年2月,密特朗以司法部长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政府里,当时总理为摩勒,在摩勒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战争残酷地更加野蛮地进行着,摩勒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酷刑、屠杀和凶恶的镇压。密特朗在内阁中很少讲话。在辩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他总是站在温和派一边。但终于因为与摩勒所推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分歧,在

1957 年离开了政府（这是他在 1981 年以前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

“我喜欢她，我要娶她”

钢琴上摆着一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位身材窈窕的少女，她容光焕发，露出一种完全绽开的、颇为轻盈的笑容。给人的印象是天真、活泼而又有点腼腆。她的名字叫达尼埃尔·古兹。

密特朗看到了这张相片，刹时，目光停滞了，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时值 1944 年 2 月，当时正处于抵抗运动期间，密特朗认识了他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里一位名叫克丽斯蒂娜·古兹的女交通员。在一天晚上，抵抗运动组织在克斯蒂娜家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密特朗同克丽斯蒂娜亲聊着，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她的房间。突然，他后见了钢琴上的那张少女的相片。

“她是谁呀？克丽斯蒂娜小姐。”密特朗问。

“我的妹妹，达尼埃尔·古兹。”

“多大年纪了？”

“照片上是 18 岁的。现在 19 了。”

“她现在做什么工作？”

“在勃艮第准备中学会考。”

“我喜欢她，我要娶她。”密特朗激动地说。

克丽斯蒂娜先是一惊，随即转惊为喜，因为她对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印象很好，尤其是他那刚强坚毅的性格，很使他佩服。克丽斯蒂娜心里想，他向我妹妹求婚，算是我妹妹有福气。但是妹妹年龄尚小。与他相差 8 岁。妹妹是否会答应这门亲事呢？思考了片刻，克丽斯蒂娜说：“我先给她写封信，问一下她的态度。”

克里斯蒂娜认真的对待了此事，不久，她便写信给达尼埃尔，叫她在复活节时来巴黎度假，并隐约提到要给她找一位男朋友。

达尼埃尔看完了姐姐的来信，立刻耸了耸肩。不过，这是少女的娇态。她芳龄十九，对男人向她表示爱慕感到心花怒放，对未来情侣的构想是：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刚直不阿、才智超群；感情丰富，罗曼蒂克……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

1944年4月，她来到了巴黎，当天晚上，克里斯蒂娜安排了他同密特朗的会面：在圣日曼大街的一家小酒吧里，达尼埃尔看见了密特朗，使她非常失望，回来后对姐姐说：

“他身穿一件灰黄色大衣，胡子满腮，头上戴着一顶快滑到鼻梁上的大帽子，侧面看不清。一句话，我不喜欢单独在树林的一角同这种人面对面地呆在一起。”

然而，密特朗却一见钟情。达尼埃尔以她那自然保持着的雾一般轻盈的体态，她那强忍着的微笑，她那云彩般的目光，立即征服了密特朗。她美貌动人，却毫不炫耀。她容光焕发，动作活泼，却绝不轻浮。这使爱情火焰已熄灭的很久的密特朗，今天又重新燃烧起来。自从与第一位未婚妻分道扬镳后，密特朗的心中再也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激情。

第一位未婚妻名叫玛丽·塔拉丝。那还是在大学时代，密特朗在巴黎沃吉拉尔大街的“大学生联合会”工作的时候，认识了附近费内隆中学的一位相貌出众，非常爱笑的女学生，她就是玛丽·塔拉丝，她就是后来成为法国电视明星的卡特琳·朗热女士。他们相识不到半年，两人就形影不离，不久就订立了婚约。

大学毕业后，密特朗应召入伍，二战爆发后，又上了前线。临别时两人海誓山盟，决心要白头偕老。后来，密特朗被俘，并进了德国集中营。开始塔拉丝仍一如既往，常写信热情地鼓励他勇敢地生活下去。可是不久，不知是经不住分别后的寂寞，还是因为对